

中觀大乘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第四章

第一節 龍樹及其論著

1 龍樹的時代背景

多方面傳出的大乘經，數量不少，內容又各有所重；在下化眾生，上求佛道，修菩薩行的大原則下，「初期大乘」經的行解，不免有點龐雜。「初期大乘」流行以來，（西元前五〇年——西元二〇〇年）已經二百多年。面對印度的神教，「佛法」流傳出的部派，大乘自身的異義，實有分別、抉擇、貫通，確立大乘正義的必要。龍樹就是適應這一時代的要求，而成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論師。

2 龍樹生平

龍樹約生於西元一五〇——二五〇年，是南印度人；當時的南方是案達羅王朝。

龍樹或譯作龍猛、龍勝。龍樹菩薩出家，修學，弘法的事跡，依早期的『龍樹菩薩傳』：1「入山，詣一佛塔，出家受戒。九十日中，誦三藏盡，更求異經，都無得處」。2「遂入雪山，山中有塔，塔中有一老比丘，以摩訶衍經典與之」。3（龍樹欲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，令附佛法而有小異」。4「大龍菩薩……接之入海，於宮殿中，開七寶藏，發七寶華函，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。……龍還送出，於南天竺大弘佛法」。5「去此世以來，至今始過百歲，南天竺諸國為其立廟，敬奉如佛」。

1 龍樹出家時，佛像初興；舍利塔代表佛，與僧寺相連，由比丘僧管理。「初期大乘」重法而輕律，還沒有成立菩薩僧團，所以還是在部派的僧寺中出家。從龍樹論所引律典，多與『十誦律』相同，因此傳說龍樹於說一切有部出家，先讀聲聞乘的三藏。

2 後來，龍樹在雪山的一處佛寺中讀到大乘經；雪山在印度北部邊境。『般若』等大乘經，起於南方而大成於北方；在雪山地區讀到大乘經，是合於事實的。

3 龍樹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」，也就是別立大乘僧伽的意圖。但這一理想沒有實現；可能是為了避免諍論，或被誤會為叛離佛教。這可見個人的理證不難，而大眾制度的改革，卻是

很不容易的！

4 龍樹入龍宮的傳說，極為普遍。我曾作『龍樹龍宮取經考』論證為：龍樹取經處，在烏荼，今奧里薩地方。這在大海邊，傳說是龍王往來的地方。這裏有神奇的塔，傳說是龍樹從龍宮取來的。這裏是善財童子的故鄉，與『華嚴』的「入法界品」有關。 龍樹在龍宮讀到大乘經，應有事實成分，極可能經典是從龍王祠廟中得來的。龍樹在南天竺弘法是當然的。龍樹曾在雪山地區修學大乘法，對北方也應有影響。龍樹的弘揚佛法，不是侷限在一地區的。

5 依『大唐西域記』，龍樹晚年，住南僑薩羅國都西南的跋邏末羅耆釐山——黑峰山。後住阿摩羅縛底大塔西北的吉祥山，在這裏去世。

3 龍樹的中譯論典

龍樹所造的論典，流傳在北方，經西域傳來我國；西元五世紀初，譯出四部：一、『中論』：四卷，是龍樹本頌與青目釋論合編的。二、『十二門論』：一卷，『論』中引到龍樹所造的『七十空（性）論』。這兩部是明甚深義的。三、『大智度論』：一百卷，（中品）『大般若波羅蜜經』的釋論，也是經、論合編的。四、『十住毘婆沙論』：十七卷，是『華嚴經』「十地品」重頌的廣說，僅解說二地。這兩部解說經文的論，在甚深義的基楚上，廣明菩薩的大行。 以上四部，是現存最早譯出的龍樹論。『中論』傳說出於『無畏論』，那『無畏論』是龍樹所作偈頌（及注釋）的總集了。

4 龍樹的藏譯論典

西元七、八世紀，佛法傳入西藏；在藏文的譯本中，有眾多的龍樹作品，主要是「五正理聚」，顯示甚深義的五部論。一、『根本中論頌』。二、『六十頌如理論』。三、『七十空性論』（頌及釋）：近代法尊依藏文譯成漢文。四、『迴諍論』。五、『廣破經』。後二部，是破斥印度的正理派的。

此外，有一、『菩提資糧論』。二、『寶鬘論』。三、『寄親友書』（我國共有三譯：宋求那跋摩譯『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』，就是唐義淨的異譯本『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』；宋僧伽跋摩再譯，名『勸發諸王要偈』），是說龍樹與某國王有親密關係，得到某國王的崇敬護持。四、『大乘二十頌論』，論說『一切唯心』；未必是龍樹造的！

龍樹成立的大乘義，特別是『中論』，影響深遠，所以稱龍樹學系為中觀派。西藏傳『中論』有八家注釋：安慧釋，提婆設摩釋，德吉祥釋，德慧釋——四家，都屬於瑜伽行派的解釋，未必符合龍樹論的本義；但可想見龍樹『中論』的地位！四家中的安慧釋論，由趙宋唯淨等譯出，名『大乘中觀釋論』，十八卷。其他四家中，有『無畏釋』，有清辨釋，名『般若燈』。

西藏所重的龍樹「五正理聚」，是屬於甚深觀行的，而『中論』所明深義，是三乘共入的。龍樹為公認的大乘行者，他所說的廣明菩薩大行的，是『大智度論』，『十住毘婆沙論』；由於西元四世紀，印度的中觀者一度衰落而失傳了；是後期（復興的）中觀者的不幸！近代學者，有懷疑『大智度論』非龍樹造。『大智度論』西元四世紀在西域流傳，五世紀初傳來我國，這比晚期出現於印度的龍樹作品，應可信得多了！

第二節 龍樹的思想

龍樹學被稱為中觀派，可見『中（觀）論』所受到的重視。龍樹是大乘行者，本於深觀而修廣大行的，所以更應從『大智度論』，『十住毘婆沙論』，去理解大乘的全貌。

龍樹生於南印度，在北方修學，所以龍樹論有綜貫南北的特色；抉擇、貫通一切而啟大乘的坦途，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的說明者。

一、立四悉檀以貫攝一切佛法

大乘經的傳出，部類眾多，宗趣不一；龍樹依據古說，依「四阿含」的不同特性，立四種悉檀，以貫攝一切佛法。

悉檀是宗旨、理趣的意思。四悉檀是：1 適應俗情，方便誘導向佛的「世界悉檀」；2 針對偏蔽過失而說的「對治悉檀」；3 啟發人心向上向善的「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」；4 顯示究竟真實的「第一義悉檀」。

以此四悉檀通攝當時的一切佛說，「皆是實，無相違背」。經說不同；如從應機說法來說，一切是如實說；所以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！然依修行而得究竟來說，就是「第一義悉檀」。第一義（勝義），在「佛法」中是緣起；依緣起說，蘊，處，諦，界，及出世因的道品，都是勝義，這是『雜阿含經』的主要內容。

龍樹是大乘行者，依『般若經』說，以涅槃異名（空性，真如，法界，實際等）為勝義。

勝義是三乘聖者自證的，不落論議語言，不可破壞。因為世俗施設，都有相對性，沒有不落於可破壞的境地。第一義悉檀，真實不可破。如方便的應機設教，有相對的真實意義，所以前三悉檀也可說是實了。

四悉檀與各階段聖典的關係

印順導師更發覺，聖典開展中每一階段的特性，實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，如：一、以『相應部』為主的「四部阿含」，是「佛法」的「第一義悉檀」。二、初期的「大乘空相應教」，以遣除一切情執，契入無我空性為主，重在「對治悉檀」。三、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（佛性）教，重在為人生善悉檀。四、「秘密大乘佛教」，重在「世間悉檀」。

漢譯四阿含	南傳四部	四悉檀	各階段聖典
雜阿含經	相應部注：(顯揚真義)	第一義悉檀	「四部阿含」
中阿含經	中部注：(破斥猶豫)	對治悉檀	「大乘空相應教」
增一阿含經	增支部注：(滿足希求)	為人(生善)悉檀	後期「大乘佛法」
長阿含經	長部注：(吉祥悅意)	世間悉檀	秘密大乘佛教

二、面對教界種種問題

龍樹的造論通經，面對佛教界的種種問題。如：

1 「佛法」的部派林立，互相評破。

2 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間，存有嚴重的偏差，有礙佛法的合理開展。如傳統的「佛法」行者，指大乘為非佛所說。「大乘佛法」行者，指傳統「佛法」為小乘。

3 過份的讚揚菩薩，貶抑阿羅漢；使釋尊為了「佛法久住」而建立的，和樂清淨僧伽的律行，也受到輕視。如維摩詰呵斥優波離的如法為比丘出罪；文殊師利以出家身份，卻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及在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安居。這表示有個人自由主義傾向的大乘行者，藐視過著集體生活的謹嚴律制。

4 「大乘佛法」以勝義諦為先，尤其『般若經』的發揚空義。在「一切法空」的普遍發揚中，不免引起副作用，如談空而輕毀善行，是佛教界的時代病。難怪原始的『寶積經』大聲疾呼：

「寧起我見積若須彌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見依空得脫，若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」。

1 對部派的異義——得般若則無所礙

當時，部派佛教思想趨於極端；如方廣道人是極空而破壞世俗；而著聲聞法的是極有而不知勝義。

部派的種種異見，龍樹統攝為「三門：一者、■勒門，二者、阿毘曇門，三者、空門」。三門，都是依佛說意義而論述的，只是思想方法不同，陷於對立狀態。『大智度論』說：「入此三門，則知佛法義不相違背。能知是事，即是般若波羅蜜力，於一切法無所罣礙。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，入阿毘曇門則墮有中，若入空門則墮無中，若入[■]勒門則墮有無中」。

阿毘曇分別法的自相、共相，因而引起一一法實有自性的執見，所以墮在「有」中。空門說法空，如方廣道人那樣，就是墮在空「無」中。■勒是大迦旃延所造的論；依真諦的『部執異論疏』說：分別的說實說假，說真說俗，很可能墮入「有無」中的。如得般若波羅蜜，也就是通達緣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；一切法是緣起的，有特性、形態、作用，與其他法的關係；只是沒有自性吧了。

2 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對立，依無自性空貫通

龍樹面對佛教界的相互抗拒，探求佛法真義，以「佛法」的中道緣起，貫通大乘空義，寫出最著名的一偈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無[空]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

「眾因緣生法」，是緣起法的異譯。第二句依梵本是「我等說是空性」。可見當時的大乘行者已有：緣起與空性的統一，這種見解；龍樹只是論述得更精密更完成而已。緣起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緣起。從依緣而起說，名為緣起；從現起而本性空說，名為空性。出發於緣起或空性的經典，各有所重，而實是同一的；說得不同，只是應機的方便。

『般若經』廣說空，重在勝義。但空也有虛妄不實的意義；龍樹重此，專依無自性明空性。因為一切法是沒有自性的，是緣起有的。這樣，緣起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所以是空的；空無自性，所以從緣起；明確的說明了緣起與空性的統一。緣起即空，也就是「世間即涅槃」了。

龍樹以無自性義，成立緣起即空，空即緣起，也就貫通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對立。

(1) 三法印與一實相印

「佛法」說三法印；而大乘說一實相印（一切法空）。

知一切行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我所，以無我我所執而得涅槃，是『阿含經』的一致意見。無常是念念生滅的，涅槃是不生不滅，一般每以此而看作不相同的二法。然「佛法」以無常（苦）故無我我所，以無我我所能契入涅槃；無我我所是空義。龍樹以空（無我我所）為中心，無常故空；空即無相涅槃。以空貫通了生滅與無生滅，而有「無生無滅及生滅，其實是一」的結論。

流轉(生死)：生滅變化

緣起(無自性)(空)(無我我所)

還滅(涅槃)：不生不滅

(2)無我我所(我空法空)

無我我所是空義；然「佛法」並沒有說一切法空，不生不滅！

對這，龍樹『智度論』說：「聲聞乘多說眾生空，佛乘說眾生空、法空」。依龍樹論意，說無我，說一切法空，只是應機不同，說得含渾或徹底些；「佛法」說無我，「大乘佛法」說一切法空，實是相通而不相礙的。可見佛法本來不二，隨機方便不同；真正的解脫門沒有別異。

3 對輕視律行的文殊法門

文殊法門，與『般若』同源而異流；每說煩惱即菩提。龍樹怎樣解說這些文句？

1 對於淫欲，『智論』依『般若經』，說三種菩薩：「初者，如世間受五欲，後捨離出家，得菩提道。二者，大功德牢固，初發心時斷於淫欲，乃至成佛道。是菩薩或法身，或肉身；或離欲，或未離欲。三者，清淨法身菩薩，……與眾生同事而攝取之」。

第一類菩薩，如釋尊；先受欲而後出家；應是最一般的。

第二類，「從初發心常作童真行，不與色欲共會」，就是發菩提心以來，生生世世，過著清淨梵行的生活。龍樹認為：始終修童真梵行，能「速成菩薩道」。

第三類是法身菩薩，為了攝化眾生，如維摩詰長者那樣。但大菩薩的善巧方便，不是初學者所能行的。

2「煩惱是菩提」；『智論』依據『思益梵天所問經』說明如來以「五力」說法「二者、隨宜」。一般不知這是「隨宜」說法，而以為是究竟理趣。只知煩惱即菩提，而不知取著菩提就是煩惱！如通達性空，般若現前，那還有煩惱？如誤解煩惱即是菩提，那真是顛倒了！

4 對談空而輕毀善行——二諦說(依俗契真)

一切法空，而隨順世俗說有；不免引起誤解：真實義並沒有善惡因果；說善惡因果，只是化導愚人的方便。說空而有輕視或破壞世俗事的傾向，問題就在這裏。所以龍樹重空性，而說緣起與空性，不是對立且是相成的。

大乘經說一切法空，一切不可得；對於根性鈍，或沒有善知識引導的，可能會引起誤解。龍樹論一再辨別，主要是二諦說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。眾生生活在世俗中，要依世俗的正見、善行，才能深入一切法空平等。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，是為離情執而勝解一切法空不可得；不是否定一切善惡邪正。善行、正行，是與第一義空相順而能趣入的。即使徹悟無生的菩薩，也修度化眾生，莊嚴佛土的善行。非如中國所傳的野狐禪「大修行人不落因果」。龍樹的正確解行，是學佛者良好的指南！

二諦觀 (《成佛之道》般若度)

總敘二諦：諸佛依二諦，為眾生說法：依俗得真諦，依真得解脫。

1 世諦觀：世俗假施設，名言識所識。名假受法假，正倒善分別。

2 勝義觀：

尋求自性：自性如何有？是觀順勝義。

苦因執實：苦因於惑業，業惑由分別，分別由戲論，戲論依空滅。

3 二空觀（我空法空）

三、龍樹論的特色

1 中觀與中論 《中觀今論》第一章 第二節

不落二邊的中道，所含的意義。中有二義：1 中實，從實踐義說，即不著名相，不落對待。2 中正，即空的緣起，不落斷邊；即緣起的性空，不落常邊。龍樹的中道論，不著名相與對待（宗歸一實），綜貫性相及空有（教申二諦）。

悟入緣起中道的方法論，即中觀與中論。古德說：「存之於心為觀。吐之於口為論」。依於緣起相依相待法則，有內心思惟與考察的中觀；論述內心見地，而傳達於他人的中論。中觀與中論，是觀察中道、論證中道的方法，是體悟中道實相的必要方法；用世間術語說，即是論理學。依中觀論理說：從無自性的緣起法，說明如幻的生滅；近於辯證邏輯。

法相唯識家的因明，僅是正理學派的方法（常人方法論的修正）。世間普通的思想方式，和西洋三段論法的形式邏輯相同。

2 根本論題——緣起、無自性、空、中道 《中觀今論》第五章

世間的一切事物，都在相依相緣的關係下存在，稱為「緣起」。凡是緣起的，沒有不受著種種關係的局限與決定，即是**無自性**的。

自性，為人類普遍成見的根本錯亂。**空**，即超脫自性的倒亂錯覺，現覺到一切真相；是**超越有無而離一切戲論的空寂**；即空相也不存在，是畢竟空。

凡是緣起的，即是無自性的；無自性的，即名之為「空」。依緣起無自性明空，無自性即緣起；從空無自性洞達緣起，就正見緣起的中道。所以，緣起、空、中道，雖三語的不同，而都用以顯明事物的本性。

自性 svabha^{va} 是自己如此的；如哲學上所說的實在、本體。自性的含義中，1 不待它的**自成性**，是從橫的（空間化）說明；2 非作的**不變性**，是從縱的（時間化）說明；3 **實在性**，即豎入（直觀）法體的說明。

緣起的二大定律：相依相生的流轉律，相依相滅的還滅律。依於緣起，成立生死，涅槃。

佛在『阿含經』中，從緣起的生滅相續而說**諸行無常**；從緣起的因緣和合而說**諸法無我**；從無我我所的執見而悟入**無生無滅的涅槃**。

生滅相續的是**無常**，蘊等和合的是**無我**，依無常無我的事相，說明**流轉門**。**能夠體悟無我無我所**，達到「此滅故彼滅，此無故彼無」的涅槃，這是**還滅門**。

大乘學者從無生無為的深悟中，直見正覺內容（無為的不生不滅）。所以說**無常**，即了知常性不可得；**無我**，即我性不可得；**涅槃**，即是生滅自性不可得。這都是立足於空相應緣起的，所以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。因此，釋迦的**三法印**，在一以貫之的空寂中，即稱為**一實相印**。

總括三點來說明**緣起**：相關的因待性、序列的必然性、自性的空寂性。彼此因待，前後必然，世間的因果幻網，似有跡可尋；而**自性空寂**，因果幻網當體絕待，了無蹤跡。所以說：緣起是「宛然有而畢竟空，畢竟空而宛然有」。

中觀法，是從內容的彼此關涉中去考察；從緣起法（內在相依相待）中，更深入到事事物物的本性去觀察的。

3 八不中道

龍樹論的特色，是確立不二的中道，能適應多方，兼容並蓄。

龍樹『中論』的中道，是八不緣起說。『阿含經』中，不斷不常，不一不異，不來不出，是約中道緣起說；不生不滅，是約涅槃說的。

『中論』二十七品中，初二品總明不生（不滅）與（不來）不出，以下依四諦開章，所觀察的，都是『阿含經』與各部派所說的。每品都稱為「觀」，是以八不緣起的正觀，觀察佛教界流傳的教法，使所說契合佛法實義。一一的探求論究，似乎破斥了一切，而實是為了成立一切。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。

緣起的定律是：依緣而有的，也依緣而無。在依緣而有的一切法中，直顯依緣而無的本性空寂（涅槃）；一以貫之而立八不緣起。說緣起，說本性空寂，都是如來本著了無戲論，畢竟寂滅的自證；為化度眾生而方便說法。說，就是相對的「二」，說緣起，說涅槃，而其實是無二無別。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如實相，是不二的。但由於根性利鈍，智慧淺深，譬喻為「如毛孔空與太虛空」，其實虛空是沒有差別的。龍樹正本清源，貫通了「大乘佛法」與「佛法」。

『中論』依即空的緣起，成立「佛法」的三寶，四諦，世間因果。在大乘法中，是依即空的緣起，成立菩提心，六度，四攝，自利利他的大行；成立究竟圓滿的佛果——大菩提，大涅槃。龍樹會通了『般若經』的性空、但名；『阿含經』的中道、緣起；也就貫通了「大乘佛法」與「佛法」，互不相礙。

八不中道 《中觀今論》第六章

龍樹的根本中論，開首以八不的緣起中道。要明八不，先要知所不的八事（四對）：生滅、常斷、一異、來出，為當時外道戲論的焦點。這說明法的四相：有、時、空、行，為一切法最普遍的基本概念。

(1) **生滅**：有與無，依現代術語說，即存在與不存在。外道及一般人，每以為有即實有，無即實無。此見解破壞因果相（和合與相續）；佛法稱為有見、無見，而以生滅來否定、代替它。

(2) **斷常**：**常**，是約時間變異中的永恒性說；**斷**，是中斷，即不再繼續。佛法以緣起生滅為出發，以無常破斥此等常見；但無常是常性的否定，而不是斷滅。

(3) **一異**，印度六十二見的根本。一即同一，異即別異

(4) **來出**。從此到彼曰去，從彼到此為來。來去即是運動。世間的一切，我與法，凡是有生滅動變的，可說為來去。

世間的學者，1 都以**有與無**，是最普遍的概念。2 **常斷**，即在**有無**的概念中，加入**時間**的性質。3 如將此**有無、常斷**，引入**空間**的觀察，即考察同時的彼此關係時，即轉為**一見與異見**；但這還是重於靜止的。4 法體實現于時、空中，即成為來去：或為時間的前後移動，或為空間的位置變化。此**來去**，如完滿的說，應為行止（動靜）。

八者的根源，同出於**自性執**。自性，即於**實有性而顯為自有性、不變性、不待他性**。

從**無自性的緣起**觀此四者：

1 **生滅**，即如幻如化變化不居的**心色等法**，即不離時空的活動者。

從特別明顯的見地去分別：

2 **生滅（法）的時間相**，即**相似相續，不斷而又不常的**。

3 **生滅（法）的空間相**，即**相依相緣，不異而不即是一的**。

4 **生滅的運動相**，即時空中的生滅者，**生無所從來而滅無所至的**。

坐標 **凡夫自性見 八事** ↔ **聖弟子無自性 八不**

從豎的（直觀法體）——實在性——有無 ↔ 非實——涅槃——不生不滅

從縱的（時間化）——不變性——常斷 ↔ 相續——無常——不常不斷

從橫的（空間化）——自成性——一異 ↔ 和合——無我——不一不異

從行（運動） 來去 ↔ 不來不去

4 三種空

龍樹說緣起即空的中道；然空是『阿含經』以來，教界一致宣說的修行法門，只是解說有些不同。

『大智度論』提出三種空：一、分破空，二、觀空，三、十八空。1「分破空」，即天臺宗所說的析法空。以疊為例：將疊分析到極微，而極微是假立的。2「觀空」：外境是可以隨觀心而轉的，如『阿含經』所說的不淨觀，十遍處等。如一女人，或見是美麗清淨的；修不淨觀的，見是惡露充滿的；嫉妒他的生瞋恨心；無關的人「無所適莫」。好惡、美醜，隨人的觀感不同而異，可見外境沒有實性，所以是空。3「十八空」：雖隨法而有種種名字，而空的理由，都是一切法本來自性空，也就是離二邊戲論的中道，是大乘空的精義。『智論』統攝三種空，

偶爾也以前二空為方便；但究極離戲論的中道，是十八空（本無自性空）。

『智度論』在說到空，無相，無願為甚深義時，又提到三種空：一、「三昧空」：在三昧（定心）中，觀一切法空；空是能緣的三昧（心）空，以空三昧觀一切法，所以說一切法空。二、「所緣空」：所緣境是空的，緣外境的空相，名為空三昧。三、「無自性空」：從緣起而知一切法沒有定性[自性]，沒有自性故是畢竟空，畢竟空是寂滅無戲論的。為了化度眾生，依世俗諦說畢竟空，畢竟空是空相也不可得的。

三種空 《中觀今論》第五章 第三節

空，是佛教所共同的，而中觀家的觀法不全與他派相同。如『大智度論』說有三種空：

一、「分破空」，即台宗所說的析法空。如將疊析至極微，再分析到無方分相，即現空相；這是從佔有空間的物質上說。若從佔有時間者說，分析到剎那（最短的一念），沒有前後相，再也顯不出時間的特性時，也可現出空相。由此分破的方法，分析時空中的存在者而達空。

二、「觀空」，這是從觀心的作用上說。由觀空的方法，知所觀的外境是空。如一女人：冤仇看了生瞋，情人見了起愛，兒女見了起敬，鳥獸望而逃走。所以，好惡、美醜，都是隨能觀心的不同而轉變的，境無實體。

三、「十八空」，『般若經』重在自性空；即任何一法的本體，都是不可得而當體即空。

1 分破空是阿毘達磨論師所常用的方法。有部不承認一切法皆空，反認為有實自性的極微和心心所，而由極微等所合成的現象，或五蘊所和合成的我，都是假法。

他忽略了假法的緣起性，即不承認一切法是緣起的。因此，一方面不能空得徹底，成增益執；另一方面，將不該破壞的緣起法，也空掉了，即成損減執。

2 觀空，是唯識宗所使用的空觀。如說：魚見水為舍宅，天見為琉璃，鬼見為膿血，人見為清水，可見水或舍宅等境界是不實的，是隨各自業報的認識不同而轉變的。

從認識論的觀點，說明所觀境界的無所有，也同樣不能達到一切法畢竟空；因為觀空的結果，必然達到有心無境的思想。唯識學者，把緣起法統統的放在心心所法（依他起性）上，不能到達心無自性論；忽略六塵（境）的緣起性，所以不能盡契中道。

3 龍樹菩薩所發揮的空義，是立足於自性空的；不是某一部分是空，而某些不空，也不是境空而心不空。

『智度論』又說有三種空：

一、「**三昧空**」，這是就修空觀（三三昧）時，在能觀的心上所現的空相說的；如十遍處觀。空是觀心想像所成的，不是法的本相；與觀空不同。這必執有不空的，不能達也不會承認一切法空的了義教說。

二、「**所緣空**」，是所緣的境界是空的，能觀心才託所緣空境而觀見它是空。這必然是能觀不空；與前三空中的觀空相近。但觀空約境隨觀心而轉說，所緣空約所緣境無實說。

三、「**無自性空**」，中觀的空義，約緣起法的因果說，從緣起而知無自性，因無自性而知一切法畢竟皆空。

4「**自空**」與「**他空**」，係兩種不同的空觀。譬如觀花空；自空者說：花的當體就是空的。他空者說：此花上沒有某些，所以說是空，但不是花的本身空。

唯識學者說空，無論如何巧妙的解說，永不能跳出「**他空**」的圈子。他空論，淵源遠從薩婆多部來，更早見於『中阿含經』的『**小空經**』。

『**小空經**』中的他空，即除去某一些而留存某一些——本是禪定次第法，稱之為空，而不能一切空的。此經以「鹿子母堂空」為喻，如說鹿子母講堂空，是說講堂中沒有牛羊等所以說空，非講堂是空，也不是講堂裏沒有比丘，更不是別處沒有牛羊，纔說為空。這是浮淺的空觀，粗而不應用的。唯識學者的空義，實以西北印的他空論為本，雖接受大乘的一切法空說，而究竟隔著的。

至於「**自空**」，也淵源於『阿含』。如『雜阿含』的『**勝義空經**』說：緣起因果業報流轉的相續有，是世俗的；勝義諦中即無我我所而空。

總之，自空乃法的當體而明空，他空則在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明空的。中觀者的一切法空，主要是從緣起因果而顯的；而唯識宗是從認識論上說的。

5 性空唯名論

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

偈中的「亦為是假名」意是：空性也是假名；緣起也是假名。假名（波羅聶提），或譯施設，假施設。『大品般若』立三種假：法假、受假、名假。1 法假，如蘊、處、界等法（或類別七十五法，或百法）。2 受假，如五蘊和合為眾生，是依眾緣和合而有的。3 名假，是世俗共許的名字。這一切，都是假名的。

龍樹依中道的緣起說，特取三假中的受假，沒有實性而有緣起用。一切依於空性，依空

而有的一切，但有假名（受假），所以我稱之為「性空唯名論」。

三種假 《中觀今論》第八章 第四節

依中觀者說，凡是因緣所成的法，都是假法，假法即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才能安立因果幻相。如『般若經』說三種假，依此可看出三類不同的因果關係：

一、名假。此約認識的關係說。這是依名言觀待而假立的，名稱與法的體性，並不一致。如說火，火不即是實火，所以不燒口，故名是假；但若喚「持火來」，而人不持水來，故火名也有世俗之用。

二、受假。受，梵文原義，應譯為取。凡以某些法為材質和合所成的他法，皆是取假；即和合假。如瓶、衣、軍、林、人我等，即常識所知的複合體；凡夫執為實有。

三、法假，即法施設義；類似舊科學者分析所得的不可再分析的實質；一分小乘學者執此為實有。依中觀者所見，沒有其小無內的小一（自性）；所以緣起法的基礎，決非某些實質的堆集。但就現象分別其相對特性，『智論』曾分為五法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、識。此精神、物質的五法，可作為萬有的基礎；但此五者也是假施設的，即是法假。

『智論』所明的三假，是顯示修行次第；即由名假到受假，破受假而達法假，進破法假而通達畢竟空。

四、修行次第

一切法義的成立，不是為了論議；惟有修行契入實相（第一義），才是龍樹論意的所在。大乘的修行，一切依般若為導；然得無生法忍菩薩，重於方便。其實，般若是體，方便是般若所起的利他巧用。

『般若經』說「**五種菩提**」，『智論』解說為：一、發心菩提，二、伏心菩提，三、明心菩提，四、出到菩提，五、無上菩提。五菩提是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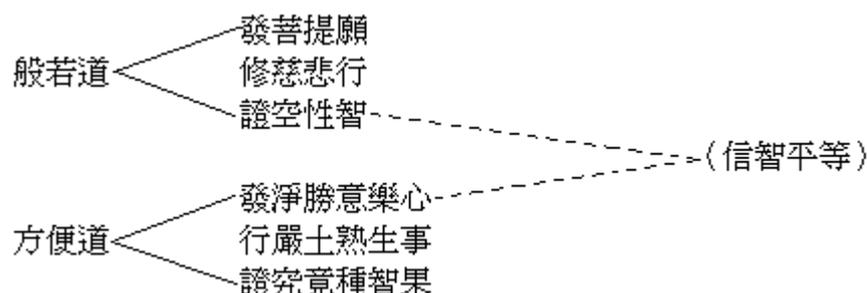
二道五菩提 《學佛三要》

菩薩道的歷程，經論大體分為二道（般若道，方便道）。

(1).凡夫初學菩薩行，1 首先要發菩提心，這是重於信願的；2 發心後以利他為主，修集一切福德智慧，這是重於慈悲的；3 等到福智資糧具足，才能智證平等法性，這是重在般若（無生法忍）。以上是般若道的進修過程——發心，修行，證得。

(2).3 般若的證入空性，即是方便道的發心；這是勝義菩提心，信智合一，名為「證淨」。4 此後，著重於度脫眾生，莊嚴國土；著重於不離智慧的慈悲大行。5 到圓滿時，究竟證得無上菩提（一切智智），也可說是智的證得。這是方便道的進修歷程——發心，修行，智證。

合此二道，一共有五位；這是菩薩進修的必然程序，值得深記！



第三節 提婆的「百」論

龍樹的弟子提婆，印度南方的錫蘭人，從犢子部出家。那時錫蘭的無畏山派，態度寬容，容許別部及大乘者共住。提婆到了南印度，從龍樹學。留傳下來的提婆事跡，主要是到處去破斥外道，破斥小乘的妄執，後來為外道所殺。

提婆的著作有：一、『百論』，以百偈得名。鳩摩羅什譯，不是全譯而是有所省略的。

二、『四百觀論』，西藏本作『瑜伽行地四百論』，四百偈。唐玄奘所譯『大乘廣百論釋論』，一〇卷，是『四百論』的後二百偈，及瑜伽學者護法的注釋。

三、『百字論』，元魏菩提流志譯，一卷。提婆本論僅百字；其餘論釋，不知是誰造的。此論在西藏，說是龍樹造的。提婆所造的論，都以「百」為名。這固然由於百字、百偈、四百偈的論偈數目；然在梵文中，百是 s/ataka，字根 s/at 有破壞的意義，實表示了破斥摧壞一切異說的宗趣。

此外，北涼道泰譯出『大丈夫論』，二卷。這部論，著重於悲心施捨一切的菩薩行，為慈悲增上的代表作。如是提婆所造的，那提婆不計自身安危，盡力破斥外小異見[法施]，弘護大乘，終於以身殉教，這真是能說能行的大丈夫！

提婆的弟子羅侯羅跋陀羅，曾在中、南印弘法。據吉藏『中觀論疏』說：以八不緣起來解說大涅槃四德。這顯然是中觀學者，面對後期大乘經而加以會通了。

龍樹，提婆，羅侯羅跋陀羅，三人有先後的師資關係，為漢、藏一致的傳說。

為離諸見

龍樹開闢了大乘的坦途，提婆也就移重心到對外的破斥。以空義來掃除有、非有等一切戲論，而「空」不是言說所安立處，所以空也不立，而被稱為「破而不立」。

種種論破，只是破除眾生的愛著、執見。大概說，「佛法」重在破愛著。由於部派分化而異說紛紜，外道的反對聲也漸高，都在義理上兜圈子，辯論上下功夫；所以「一切法空」說應運而生，重在破邪。

『阿含』與『大乘經』一脈相通；但『阿含』重在離愛，大乘重在離見。生死病根的「攀緣」，不是能緣，也不是所緣，是能所相關時，有所愛染、執見的緣慮。愛染、執著，「佛法」說我愛（我見、我慢等），無我就解脫了。「大乘」說我見、法見（依自性起），離我法自性見，就都無所著了。

論師以「分破空」、「觀空」、「本性空」，推求破斥外道、小乘所說，顯一切法離戲論而寂滅；不是論議。一切論議是可破的，佛法是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。

印度之佛教 第 12 章

龍樹菩薩

生南印之婆羅門家，天聰奇悟，事不再告，於吠陀等世間學藝，靡不練達。嘗與契友三人，聘情極欲以為樂，潛入王家，穢亂宮廷。事覺，倖免於難，乃悟欲為苦本，厭離心生，詣佛塔出家受戒。

提婆菩薩

師子國（錫蘭）人，初於犢子部出家。嘗不避萬人之怒，抉大自在天神像之寶目，以明神之無靈；又自抉一目以報之，人因以迦那（一目）提婆稱之。後來叩龍樹之門，執弟子禮，精中觀。遊化於印度之翠祿勤那、鉢邏那伽、摩伽陀，所至破外道，不遺餘力。其著作以『四百論』為最著。其後，遊化南印，廣破外道。有一外道弟子，不忍其師之被破，乃乘間以利刃刺之曰：「汝以口破我師，何如我以刀破汝腹」！命未畢頃，猶愍此愚頑而善遣之。為法不惜身，無我不瞋敵，提婆菩薩有之。

龍樹師資之學在印度、中國

龍樹菩薩師資之學，於佛元七百四十年，經莎車王子須利耶沙摩之介，以之授鳩摩羅什三

藏而傳來中國，弘布彌廣。 其在印度，則提婆以去，日見衰落，即『大智度論』等，亦佚失無聞矣！

龍樹學風不同於聲聞僧

1 傳龍樹菩薩為化國王而易服七年，持旛奔走於王前。2 提婆菩薩易俗服，受募為國王衛士，而後得論議；華氏城外道跋扈，禁比丘出入，則易服入城而破之。3 釋『中論』之青目，乃一婆羅門學者。4 鳩摩羅什三藏來中國，受姚興之逼，為完成傳譯之大業，乃易服娶妻而別住官廨。菩薩道，蓋不能以聲聞拘也。

創菩薩僧團未果之因

大乘初興，聲聞僧之力猶強；況成立大乘僧團，即人事以向佛道，非當時之政治可容。

菩薩乘內無攝僧之制，理同證而事不和；獨往獨來，僅能隨機以適化。心願普化有情，而忽於群眾之組合。末流所趨，散漫而難以言和合僧，以視聲聞僧之和合而絀於化世，反瞠乎其後矣！為政教所限而不果，大乘佛教未來之逆轉，無有沈痛如此者！